



H U N Y U J

春雨集

陈 森



春雨集

陈 淼 CHUN YUJI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春 雨 集

陈 森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法租界道里24号)

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690×960毫米 1/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80,000

1953年12月第1版 1979年6月第2版 1979年6月第2次印刷

印数: 35,001—70,000

书号: 10151·333 定价: 0.40元

再版说明

《春雨集》于一九六三年出版后，曾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。但是，当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它却遭到了严重的歪曲、诬蔑和摧残。为了深揭狠批“文艺黑线专政”论，趁本书再版的机会，作者写了《再版后记》，特刊于后，供读者参阅。集中所收文稿，究竟是春雨滋润的鲜花，还是恶水浇灌的毒草，读者自能辨识，毋须赘述。

这次再版时，除作者对一些篇章作了修饰外，还增补了两篇新作。一篇是《情深》，另一篇是《过秤记》。

装帧设计：张德育

11
1071

统一书号：10151·33
定 价：0.40 元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目 录

提升.....	(1)
医病.....	(12)
红梅.....	(25)
红色的烙印.....	(39)
南国风情.....	(64)
老榕新绿.....	(76)
云海情怀.....	(88)
漓江春雨.....	(101)
秋色图.....	(112)
归舟.....	(119)
吃蟹和捕蟹.....	(128)
思悠悠.....	(141)
天安门前记忆长.....	(151)
浩气如虹.....	(157)

老摄影家.....	(167)
滑冰.....	(178)
运粮.....	(185)
过秤记.....	(191)
情深.....	(202)
重版后记.....	(213)



提 升

这一向工作忙，好久没有回炼钢厂了，想念得很。

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只要遇见炼钢厂的人，我总是盘问不已。“君自故乡来，应知故乡事”，我想从人们口里探听到一点我所怀念的炼钢厂的消息。炼钢厂的战友们从不使我失望，他们告诉我的东鳞西爪，只言片语，都让

我感到亲切，都引起我无限的感怀。

前几天，一位同志传信说，陈玉纯同志被提升为副厂长了。本来，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，总是不断地有新人被安放到领导岗位上来，这是不足为奇的。可是陈玉纯当副厂长了，这消息使我浮想联翩，印象中的陈玉纯便清晰地映现出来：在平炉前，那舞台似的万能机的铁板上，站着一个彪形大汉，他肩扛着压缩空气的铁管，直伸向炉内，来回舞动，炉内的钢渣象吹皱的池水，流淌出去。只见那大汉手臂一甩，一根火红的残管仰翻在地上，炉底吹净了，大汉转过脸来，炉内的火光映照着他那黝黑的脸庞，钢渣的粉末在脸上闪闪发光，活象一座青铜的塑像。

陈玉纯是我在炼钢厂认识的第一个工人朋友。那是一九四九年的秋冬之交，我初次走进炼钢厂。那时只有一座炉子刚刚开工，现场里，东倒西歪地堆了一排黑洞洞的平炉，冷风吹

来，炉顶上的荒蒿抖动，景象十分凄清。当时我住在如今早已改为混铁炉的一间小铁房里。一天黎明，我在睡梦中听见现场传来凿铁的音响，这音响在那空旷的厂房回荡，如同山谷里的鸣音。我担心有歹徒捣鬼，披衣去看，只见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在还没修复的平炉里凿打那凝冻了的钢块。他手执钢钎，凿一下，迸出几点火星，钢块依旧故我；再凿一下，迸出几点火星，钢块还是不动声色。可是这小伙子毫不灰心，一下比一下更有力地凿下去，在这凉风飕飕的清晨，他却汗气蒸腾。我上前去搭话，只听他浑厚的嗓门缓缓地说：“干一点是一点，多干点，好早开火啊！”说着，只顾埋头干活。不多时，别的工友陆续地都来了。在有人夺过他钢钎的工夫，我发现他的虎口震裂；我要看他的手，他却背过去，只是憨然微笑。我追得没有办法了，他才把双手伸过来。一看，我的心好象让什么给戳了一下，那冰冷

的铁粘去了他手上的皮，嫩肉上渗着鲜红的血丝……什么时候，当人们谈起我们社会主义工业创业的艰难的时候，我眼前就浮现出陈玉纯这形象来。

我们熟悉以后，他慢言细语地给我讲起他的身世。许多我都忘记了，其中有一桩事，却象精镂细雕了的，刻在我的心上，想忘也忘不了。那是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，他的山东老家来了八路军。只见他爹整天忙得脚不沾地，马不停蹄。他天天要等门直到深夜，却不知道他爹为啥奔忙。这是一个星寒月黑之夜，他等得实在困急了，开开门来，雷霆火炮般地朝他爹冒了一句：“你干什么天天回来得这么晚？”

“啪”挨了他爹一撇子。他哭了，哭醒了那风烛残年的老奶奶。平白无故地打了她孙子，这怎能让啊？闹得他爹认了不是才算了事。不久，敌人修碉堡、安据点，他们跑到山沟里躲鬼子的时候，让敌人给包围了。敌人把他们五花大

绑，扔上火车，送到关东，当了“苦力”。他爹因为劳神焦思，受尽折磨，一头病倒，眼看着不行了。这天，把陈玉纯叫到跟前：“孩子，你知道那年我为什么打了你一撇子吗？”不问还好，一问便勾起陈玉纯的伤心。自从他懂事以来，无时不为这事悔恨。听着他爹那有气无力的声音，好似万箭穿心。他爹说：“我跟你实说了吧，你爹我是共产党员，那天晚上我是怕你一嚷，暴露了秘密，我才……”陈玉纯的眼泪早象断了线儿的珠子，滚将下来。他爹攥着他的手说：“记住啊，孩子！敌人在这儿，能斗就斗，不能斗就磨，不能给他好好干，有一天咱们的党来了，指到哪，跟到哪，一直向前，永不回头……记住了吗？”陈玉纯点了点头，他爹这才闭了眼。

他牢牢地记住了他爹的话：“敌人在这儿一天，能斗就斗，不能斗就磨”。满眼是铁蒺藜、狼狗圈、刺刀、碉堡。怎么斗法呢？这天

正卸石绵砖的时候，他摔坏了几块，一个鬼子头抄起螺扳把照他头上打来，他连忙用手搪住，使尽了平生的力气，揍了那鬼子一拳，只打得那鬼子鼻口蹿血；他还不肯罢休，又骑到鬼子身上，象武松打虎似的抡起拳头猛揍。敌人当然不能饶过他，最后把他押到那阎王殿似的“矫正辅导院”。在那里，一个老工友听了他这段案情，笑了笑说：“年轻人，光靠赤膊上阵不中用，得学会用堑壕遮身……”国民党反动派来，果然他就学乖了，往皮带轮上放块铁板，割断三五尺皮带，使整个皮带运输机瘫痪；把电线皮子捋下来，掐断电线还让他找不到毛病；邀上几个伙伴躲在炉里讲古说今，盼着解放军来，外边却不忘记放上一个打更放哨的……

他牢牢地记住了他爹的话：“有一天咱们的党来了，指到哪，跟到哪，一直向前，永不回头”。党分派他当护炉技师，他抱住个压力

很大的风管，站在那万能机的铁板上，吹啊，补啊，直吹得管子成了堆，补的材料用了多少车皮。他那身作业服上刮得下一层层汗碱，他那鼻子尖多咱都是烤得通红通红的。干着，干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天就亮了；也不知什么时候，天又黑了。累了，在护炉技师那小屋的草垫子上一睡；饿了，把饭盒淘上米，往烧红了的石灰石上一放。剩下的只有一件事：炼炉。真是累得钢铁能化了，顽石酥软了，他却不叫一声苦。就是这样干，那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的平炉，还是总出毛病。党委书记告诉他：光是豁出力气还不行，还得学会科学地总结经验教训。果然，在专家的帮助下，他总结出一整套先进的炼炉方法。陈玉纯能够给钢铁学院的实习生讲炼炉操作的理论和实践；陈玉纯作为炼炉的专家，被兄弟厂用飞机请了去，传授经验。

现在，陈玉纯同志当了副厂长了，我怎能

不为他喜悦非常，又怎能不想跟他攀谈一番啊！今天抽个空我便到炼钢厂去跑了一趟。一打听，干部们都在厂长室里开会，我走进去，只见满满坐了一屋子人，我悄悄在边上找了一个座位坐下。仔细一瞧，四下里全是熟人，左顾右盼，点头致意，用眼神打了一顿招呼，我这才敛神收心地听会上的发言。一个浑厚的男低音，慢条斯理在讲责任制的问题，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陈玉纯。他依然是那一身汗碱浸透了的作业服，鼻子尖还是通红通红的，坐在一条长凳的犄角，就象他当护炉技师时向厂长汇报的姿态。如果一个生人进来，决然不会想到，他，就是这么一个我国最大的炼钢厂的副厂长。他看到我了，远远地朝我笑了笑，不停顿地又说了下去。他没有那离题太远的空话，他讲的都是每一件看到过摸到过的事实，他用简练的语言，说得十分生动、具体，好象让你看到一幅幅浓墨勾勒出来的画幅，清晰而鲜

明。说完了事实，他再加上不多几句朴素的道理，真如画龙点睛，这问题的重要性就象铜板上铆钉似的，不容怀疑了。我听着他的话，简直象欣赏艺术似的，有些微醉的感觉了。

散会时，他走过来，用力地攥着我的手，依然那么憨厚地微笑着。我正想找个地方同他促膝深谈，平炉上有人来找他，从来人那惊慌的神情中早已看得明白：现场有什么紧急事情了。果然，泰山号平炉在兑铁水，把那装了几十吨铁水的大罐起到二十多米的高空时，忽然发现吊车的大钩只啃住了大罐耳子的一个边。没到过炼钢厂的同志也许一时还不能想象这是什么事故。——这时，如果稍有震动，大钩和罐耳脱了节，那几十吨铁水就将象瓢泼大雨般从空中洒将下来；可要知道洒下来就是几十吨清凉的水，也难免一场不小的水灾，而这是一千三百度红得耀眼的铁水啊！情况是极端严重的。陈玉纯没等来人把话说完，早已箭步如

飞，直奔现场。我们随后跟了去，只见那危险万分的铁水罐，象一个就要爆炸的炸弹悬在空中，人们的心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。陈玉纯奔上前去，厉声怒吼：“躲开！”驱散了众人，他一个人站在那铁水罐下面，耳不旁听，目不斜视，全神贯注地指挥吊车下落。人们的心提到了嗓眼，再一下就跳出来了。他却从容镇静地摆着手势，落，落，落，铁水罐安稳地朝下落，人们的心也慢慢地朝下落。二十米、十米，剩四五米就快要落地了，忽听“咯噔”一声巨响，人们的心忽然又象要崩断的弦子，以为铁水罐掉到地下了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吊车什么地方响了一下。陈玉纯象一座风吹不动、雷打不倒的铁塔矗立在那里，落，落，落，铁水罐最后落到罐架上，一场巨灾大祸免掉了。人们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来表达对陈玉纯的钦敬和感激，拉着他，拽着他，恨不得把他抬起来。可是，这时候我特别注意地望着陈